

· 2011年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 ·

一方水土

章斐◎著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慈善是心灵的花朵，
让我们伸出双手，呵护蓝天碧水，
传递爱心真情。

• 2011 年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 •

一方水土

章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方水土 / 章斐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526-0614-0

I. ①一… II. ①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4961 号

一方水土



作 者 章 斐

责任编辑 罗敏波 卓挺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06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614-0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286804

序

/南志刚

一部小说就像作者的孩子，经过了艰苦的孕育过程，期间的痛楚、欣慰是他人所无法体味的。成语有“敝帚自珍”，民间有“孩子是自己的好”之说法，想来桂民兄对这个“孩子”更加珍惜。小说出版之际，邀请我为“孩子”写点文字，江北区文联的王静老师也希望我作序，我一再推脱，非不愿为，实不能为。一是我本人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对于长篇小说创作之甘苦，没有直接的体验；二是因为长期在高校课业授书，所读所论多为“经典”文本，养成“眼高手低”之弊病，深恐泛泛之论，愧对《一方水土》。但桂民兄高抬我，王静老师也三番五次催促，实在却之不过，只好硬着头皮，斗胆谈点想法。值得欣慰的是，通过王静老师牵线搭桥，我基本全程参与了《一方水土》的诞生过程，就选题、提纲、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曾向桂民兄提出过粗浅的建议，也和桂民兄面对面讨论过几次，算是和《一方水土》相熟的。

今年10月，我赴法国、西班牙几所大学交流访问，在巴黎特地拜访了Cafe de Flore。这家临街的小咖啡馆，曾经是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经常光顾的咖啡馆，也是当时法国文化精英们平时交流思想、聚会聊天的地方，许多奇思妙想和文学佳作，就是在这里萌

芽、生长、开花、结果的。现在，这家咖啡馆位置没有变化，依然临街；名字没有变化，依然叫着 Cafe de Flore。但咖啡馆的装修变了，原来朴素、略显拥挤的空间内饰，摇身一变为时尚华贵。因为，现在经常光顾咖啡馆的是时装设计师、影视演员、模特、传媒大王等。文化精英再也不能享受当年萨特们的待遇，他们不得不在时尚新贵面前甘拜下风、退避三舍，搬到了第六区以外。我想，这家咖啡馆的变化，不仅仅是当前时尚之都——巴黎的文化剪影，也是全球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文化精英已经退出核心区域，不得不到边缘地带苟延残喘，整个世界笼罩在时尚文化的氛围中，奢侈品替代了深刻思想，大众娱乐日益挤压着精英群体的生存空间。

在我们这个国度，网络上各种小说乱云飞渡，许多人一不小心就整出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发表、出版，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道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佐餐料和下酒菜。于是，许多人将小说写作看成非常容易的事情，那种呕心沥血的精英文学，不得不到文化市场的温水中洗洗澡，接受搓背、按摩、修脚服务，按照市场的要求修剪头型、涂抹唇膏、点染指甲，穿上时尚的布条装，露出性感的欲望，搔首弄姿地来到我们面前。当此之时，还有人文学保存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和传统的执着，让我这个经历过 80 年代并且一直从事文学教育工作的人，不得不为之动容。桂民兄就是这样的“文学青年”，他抱着朴素的热情，执着地坚守“文学”阵地，通过不懈的努力，践行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诚然，在工具理性的歌舞升平中，像桂民兄这样坚守文学理想的人，是孤独的、艰辛的，然而，正是在“独处”的孤独和艰辛中，才能体味生活的快乐，实践生命的意义。就此而言，桂民兄有足够的理由接受我的敬意。

正像桂民兄在后记中所言，《一方水土》表现了爱的主题，是一份人类对居住环境的爱，是崛起的东部城市对乡村的爱，是城市原住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爱，是发达地区对灾区人民的愛。为了表现这份爱，他选

择了城乡结合部作为小说的“场域”，这里连接着现代化都市与曾经淳朴的乡村，城市原住民与外来务工者，连接着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这里的爱更为复杂，更为敏感，更为博大，也更能引发人的痛感。无疑，这一“场域”的选择是成功的，但这样一来，无形中增加了小说写作的难度，既不能写成单纯的都市小说，也不能写成单纯的乡村小说。而要写出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要展示出20多年来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遭遇，也就是说，其小说既要写出城市的脉络，也要把握乡村的肌理。而要梳理好这种脉络和肌理，就必须在细节上狠下工夫。我一直认为，近20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不仅导致中国传统农村生活的瓦解，也掏空了乡村的价值观，许多乡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而青壮年尽管在城市打工，却难以融入城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无所皈依，也许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最大的变化。《一方水土》若能牢牢把握住这种巨大的变化，“爱”的深刻性、复杂性都将会得到更佳的表现。

无论是城市的脉络，还是乡村的肌理，在小说中都是通过人物及其活动的环境来表现的。本书所选择的男主人公，处于现代城市与农村的连接线上，并且也为他设置了都市气息浓郁的女朋友，以强化主人公对都市的“感觉”，这样做是不错的。但小说主人公性格的丰富性、人物行动的“典型性”都有所欠缺。这就给人一种感觉，这些人物身上少了一些独特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长篇小说必须传达出时代精神和文化传承的内涵，人物要有精神厚度，要有性格张力，人物的每一个行动及其场景，都要有相对深刻的内涵。

最后，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的功夫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人们把优秀的文学家称为语言大师，也就是这个道理。现代小说的语言选择多样化了，作者完全有理由选择平实的叙述语言，但“平实”不等于日常化，文学语言就是要打破日常语言机制，运用“陌生化”的方法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言语世界，这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内指性”语言。就此而言，还望桂民兄

在语言选择和运用上继续下大工夫，一方面需要从经典文学文本中汲取营养，一方面需要深刻体味、提炼生活语言，通过“心灵化”的创造，变成自己的语言。这个要求虽然很高，但这是必由之路，可以一步一步做起来。

相信吾兄下一部小说定会有所改观，因为，他对文学情有独钟，有了这样的朴素热情和执着坚守，定会成功。

恭颂文昌。

2012年12月31日

目 录

序	南志刚
第一章	1
第二章	59
第三章	114
第四章	161
第五章	199
第六章	234
第七章	280
第八章	308
第九章	342
第十章	375
第十一章	393
后 记	418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慈善是心灵的花朵，让
我们伸出双手，呵护蓝天碧水，传递爱心真情。

——题记



第一章

一架银白色的“雄鹰”从甬南机场长长的跑道上呼啸而起。

管鹏云感觉身体“呼”的往下一坠，紧接着失重一般悬了起来，似乎被什么东西提着衣领沿陡峭的山坡向上狂奔。一颗心怦怦乱跳，似乎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群蜜蜂在飞舞；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也变得有些迷离。回望眼，那些平日看起来耸入云霄的高楼、逶迤耸立的群山，刹那间都成了可以放在手心把玩的积木。

“雄鹰”在云雾中振翅翱翔。

头上是无垠的天空，脚下也是无垠的天空，耳边隐约还有呼啸的风在嘶鸣、在燃烧，噼啪作响。极目远眺，远方的流云似奔马，似苍松，似平坦的草原，又似险要的山岭，倏忽飘荡，变幻莫测。忽然间，管鹏云觉得，人世的变幻不就像一片飘忽不定的云朵吗？再高明的大师，也猜不透明天将在哪儿停泊。

就像这次贵州之行，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竟来得如此突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难道，这一切，冥冥之中都有定数？

这是管鹏云第二次奔赴黔东南。与头一次支教老师的身份不同，他现在是甬州快报社的一名见习记者，此行的目的是去采访那些依旧默默坚守在西部支教岗位上的甬州籍教师。

两年前，管鹏云也曾是黔东南的一名支教老师，他支教的村子叫水木寨。

直到两个月前，他才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甬州。将近两年的支教生活，现在看来，是痛并快乐的日子，是一次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涅槃。孩子们纯真的笑脸、稚嫩的童音，老校长的执着与无私，当地村民的热情与朴实，无一不像奔流在山涧中的清泉，涤荡着自己的灵魂。两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回到家乡后，短短的两个多月，生活丰富了，烦恼也不少。尤其是工作的事，弄得他焦头烂额。彷徨之际，是甬州快报社的方副总编慧眼识人，让他做了一名见习记者，并让他重新踏上了这段难忘的旅途。管鹏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永别了黔东南那方青山绿水，想不到……真是世事难料啊！也许，人生本来就是一串由许许多多的意外串联而成的珠链，正是那些突如其来的惊喜或感叹，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左右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这时，前方的天空格外明朗起来，大朵大朵的云彩呼啸而来，从机窗外一闪而过，转瞬即逝。

矫健的“雄鹰”在明媚的阳光里穿行了一会儿，钻进了密密斜织的雨幕中。东边日出西边雨。噼噼啪啪的雨点像修长而灵巧的纤纤十指，不停地在管鹏云的心坎里轻拢慢捻抹复挑。

忽然，天边极速地飘过来一朵积雨云，裙裾飘飘，活像一个婀娜多姿的窈窕淑女。看到这朵美少女一般的彩云，管鹏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水木寨的一个村姑，她的明眸清澈得像一泓清水，她的黑发像一帘平滑的瀑布。她的名字叫做曾清妹。一想起清妹，一种深深的愧疚感在管鹏云心中油然而生，仿佛有一根无形的钢鞭在抽打着他的灵魂。清妹，你现在怎么样了？你一定伤透了心，甚至，责怪我的决绝和无情吧？

仿佛有一根细细长长的钢针扎在了心坎上，管鹏云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身体不禁颤抖起来。

管鹏云回过头，黯然将目光收回到机舱内，罢了，罢了，还是别想她了吧。这时，机舱里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优美，怀旧。那是李春波演唱的《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舒缓的音乐就像一支催眠曲，乘客们大都在闭目养神，恹恹欲睡。再看看同行的摄影记者老蔡，他斜靠在椅背上，已经甜甜地睡着了，鼻孔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肉嘟嘟的鼻尖似乎在微微地颤动。他密密的黑发中夹杂着一些白发，

一概整齐地往后梳,看起来有些飘逸,仿佛一个追梦的少年。他的双手相互交叉着,紧搂着一个鼓鼓的褐色鳄鱼小背包,像一个母亲搂着她可爱的小宝贝。管鹏云知道,那个小背包里装的是全套单反。那是他所向披靡的看家武器。

纷乱的思绪就像机窗外缥缈的浮云,若隐若现,亦真亦幻。见老蔡还在梦中神游,管鹏云也闭上眼睛,打算步老蔡后尘,与周公约会去。结果事与愿违,努力了半天,也没有上路。曾清妹的影子刚刚隐去,毕悦的身影又风风火火地闯进了他的脑海。毕悦是他的女友,昨天晚上,就是这个伴随自己从懵懂青涩一路走向成熟睿智的女孩,一改往日的矜持,半推半就中,跟自己演绎了一段激情燃烧的时光……

二

跟毕悦的相识,可以追溯到青涩的高中时代;两人关系的突破,却是在甬师大的校园里。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中,彼此都已进入大四了。

上了大四,找工作的事情也渐渐提上了日程。开学后,刚刚过完国庆节,管鹏云就参加了甬师大组织的校园招聘会。

彼时,校园里虽然还没有离愁,但已经弥漫着兵临城下的紧迫感。为避免落入毕业即失业的怪圈,跟大伙儿一样,管鹏云开始四处出击,竭尽全力地“推销”自己。求职的第一道门坎是简历。简历其实就是一张放大的名片,是几年大学生涯的总结。一出手,就必须秒杀招聘人员的眼球,否则,就等于废纸一张,人家根本不屑一顾。事实上,也无暇去顾。管鹏云的简历做得很精致很详细,一眼就知道颇费了一番心思,但效果并不好。到后来,具体参加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次都铩羽而归。常常大汗淋漓地忙活一个上午,却连份简历都送不出去。有时好不容易送出去三两份,却十天半月地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有一次,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简历被招聘单位揉得皱皱巴巴,被当作垃圾随意丢弃在地上。一段日子后,管鹏云有些绝望了,一看到招聘现场那黑压压一片水泄不通的情形,他就觉得头晕目眩,恶心想呕。“也许,同许多已经大学毕业的师哥师姐们一样,我也患上应聘综合征了吧。”他这样揣测。

不过,也有很顺利的。女友毕悦就不费吹灰之力地拿到了大名鼎鼎的一品

集团的用工合同，担任总经理兼董事长韦一品的特助。这是一份许多人都渴望的工作。不过，只有毕悦自己知道，这份工作并非凭实力争来的，而是沾了父亲毕剑豪的光。毕悦清楚地记得，自己还没毕业，韦董就亲自向父亲下了“订单”，抢着要自己。

听说女友被一品集团“订走了”，管鹏云颇有些为她高兴，说：“好呀，悦悦，一品是个金窝窝啊，恭喜恭喜！”

毕悦反问：“哦，听你的口气，好像很了解一品？”

“当然了，一品集团就在我家对面，走路也就十几分钟。”

见毕悦一脸惊讶，似乎不信，管鹏云又补充道：“真的，不骗你，我爸也在一品公司上班呢。而且，当初一品公司扩建的时候，征用了我家两亩多稻田，一品公司的办公大楼就是在我家地里盖起来的。”

此话不假。当年土地被征后，清溪镇领导为了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经多方协调，管鹏云的父亲管年丰等二十多个村民从此洗脚上田，成了一品集团的普通工人。也许遭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罪，管年丰进入一品集团后，说话的嗓门都亮了不少，每当谈起自己的单位，眉宇间总洋溢着一种自豪感。

“这么说，我算是够幸运的了？！”毕悦反问道，然后鼻子一皱，嘴巴一翘，“可是，离你家近，离我家不就远喽？麻烦！唉，也不知老爸怎么想的，给我找这么远的地方。”

“烦什么呀，我家你家不都是你的家吗？”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又没跟你结婚，凭什么拿你家当我家啊？”

“想结婚还不简单啊！不就是一张薄薄的纸片儿嘛，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可以陪你去民政局……”

“想得美，婚姻又不是儿戏，哪有想结就结的。我可不想闪婚。”

见毕悦一副认真的样子，管鹏云心想：我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拿根棒槌，你就当针了？现在一穷二白的，你想闪我还不乐意呢。想到这儿就道：“好了，言归正传。其实，一品离你家也不算远啊，南源大桥一过，就是甬州市区了。而且，一品集团有厂车的，说不定你家门前就有停靠站点哦！再说了，现在车子那么便宜，让你爸给买一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这倒也是。”毕悦觉得管鹏云的话不无道理。记得还在念大一的时候，父

亲就曾三番五次地让自己去考驾照,但也不知为啥,那时对学车了无兴趣,就一天天地拖。后来,父亲看不下去了,自作主张帮她去驾校报了名并交了钱,但她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毕业前夕,才狠狠心咬咬牙把驾照给考了出来。

女友的工作确定了,管鹏云找工作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拿一品集团来做参照。公司规模要大于一品集团,福利待遇也不能低。另外,他还以一品集团为圆心,给自己画定了一小时路程圈,原因就是不想过牛郎织女一般的生活。

这样一来二去,管鹏云错失了一些还算不错的工作机会。十一二月份的时候,不少同学陆陆续续找到工作上班去了。真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句话,最先成功就业的往往是那些来自农村、家境不大好的同学。大概是急于解除套在家人身上的经济枷锁吧,他们对工作没有过多的挑剔。骑驴找马嘛,不管好歹,先找个落脚点再说。管鹏云却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是本地人,不愁吃不愁住,女友的工作那么好,他怎么能将就呢?一个大男人,至少得比女人强一点吧。否则,不就成了吃软饭的了?!

管鹏云目前最希望的是能学以致用,进入一所公办学校,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当然,他的最终目标可不是教师,而是公务员或记者,教师只是他走向理想彼岸的垫脚石。如今的公办教师,事业编制,福利待遇说不定也不比同级的公务员差多少,空余时间也多,而且还有悠长的寒暑假……在毕悦面前自然抬得起头了。更诱人的是,教师嘛,学习时间和机会也多,以后参加人人羡慕的公务员招考定然会顺当很多。管鹏云曾经去咨询过清溪的一些中小学,遗憾的是,人家不是超编就是满员。个别学校偶有一两个指标,也是需要有教学资历和经验的。有教学资历和经验的,有大把在候着呢!纵然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有谁在意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更雷人的一次,在一些小学集体举办的教师专场招聘会上,竟然涌现了许多研究生,甚至还有博士生!僧多粥少,自然一职难求。资源啊资源,浪费呀浪费!管鹏云不禁有些痛心疾首,他搞不明白,既然社会提供不了那么多合适的白领工作岗位,那些大学又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扩招,扩招,再扩招,培养这么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

令他倍感意外的是,几天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管鹏云曾经实习过的清溪中心小学的许副校长打来的。实习期间,许副校长对管鹏云的教学能力非常赏识,曾多次当众夸奖过他。机不可失,管

鹏云趁机表达了想留下来工作的愿望,但许副校长当时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后来,管鹏云又郑重地向校方投递过简历,却也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困惑之际,碰到一个已正式签署聘用合同的同学,她私下里透露,自己为了这个教师职位,托人找关系,足足花了好几万!管鹏云倒抽一口冷气,想想自己既没关系又没钱,再怎么努力也白搭,于是慢慢地放弃了去清溪中心小学当老师的念头,甚至已经淡忘了曾向这所学校投过简历。

此番许副校长主动打来电话,难道是伯乐舍不下自己这匹千里马?管鹏云的心情很是激动,以至于说话都带着颤音,语无伦次。许副校长不改以前的领导风范,话说得客气而婉转,问明管鹏云的近况后,热忱地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过去坐坐,聊聊应聘的事情。

管鹏云一听有戏,弹簧似的从床上蹦了起来。一番精心打扮之后,他挤上公交车。由于好几个地段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路面改造施工,公交车被迫改道绕行,本来十几分钟的路程足足绕了近一个小时。管鹏云心下有些焦躁,但依旧自信满满。清溪中心小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学校,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有明亮的教学楼,有宽阔的运动场,有先进的教学设施。能成为这儿的一名教师,管鹏云觉得自己应该知足了。

到了学校,见到许副校长,一番客套的寒暄之后,许副校长立马言归正传,开门见山道:“管同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过我们学校有关领导的反复研究和讨论,觉得你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一致倾向于给你一个机会。”

“谢谢,谢谢!许校长,真是太谢谢您了!”管鹏云听到这个好消息,心花怒放,激动得差点儿从椅子上蹦起来。几个月来积聚的种种困顿和挫折感,似乎在刹那间烟消云散了。他甚至有一种想要飞到云端喊上几嗓子的冲动。他的手足由于激动而有些不知所措,无处安放;他的嘴唇因为激动而有些微微颤抖,语不成句。

许副校长瞥了管鹏云一眼,又道:“我觉得,你的教学能力、道德操守和综合素质都毋庸置疑,足以为人师表。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你当过志愿者,有爱心;再比如说,你是一个架子鼓手,有才艺;而且,你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这些话似乎都不重要了。管鹏云悄悄将手伸向口袋里的手机,他只想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悦悦。

许副校长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道：“管同学，还有件事，也很重要，你还是听我把话说完吧。”

管鹏云愣了一下，道：“哦，许校长，不好意思，听了您的话，我很激动。您说，您说，我洗耳恭听。”

“是这样的，我们甬州市教育部门每年都有到西部边远地区义务支教的活动，具体到我们学校，是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些乡村小学结对，因此，我们每年都要选派一至两名优秀教师到那里去支教。今年我校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师资力量紧缺，很难抽调出合适的人手。如果你愿意加盟我们的团队，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就要先以我们学校教师的名义去那儿义务支教一年，期满回来后再签订正式聘用合同。支教期间没有工资收入，但我们学校和教育部门会给予你一定的生活补贴。不知你意下如何？”许副校长说完，用期待的目光，盯着管鹏云的眼睛。

“哦，这样啊……”管鹏云愣了一下，仿佛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浑身上下被浇了个透心凉。对于支教，他其实并不陌生。大学期间，他就曾有过支教的经历，但都没有出过甬州的范围。他知道，黔东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充满民族风情，但也非常落后。那里环境的确很美，但去那里支教却是一件苦差事。也正因为如此，不少过惯了安逸生活的城里教师打死也不愿到那儿去支教。难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才是聘用我的真实目的？管鹏云忽然有一种从云端跌到谷底的感觉，些许的落寞立即爬上了他的眉梢。不知应该如何，确实难以取舍啊。

对黔地最早的认识，管鹏云是从中学课文《黔之驴》中得到的。想当初，这篇几百字的短文他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不过“黔驴技穷”的典故让他对那儿没什么好印象。后来，从一些媒体上，他陆续看到过一些关于黔地的报道，不过，那都是作为帮扶对象出现的。印象最深的是“国家级贫困地区”这个头衔，大批失学儿童以及摇摇欲坠的校舍。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会与心目中的这个不毛之地结下不解之缘。

“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许副校长脸上挤出的笑容，像六月的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管鹏云顿了一下，诚恳地道：“许校长，您能给我这个机会，我深感荣幸。但

是，到遥远的贵州去支教不是一件小事，我自个儿一时半会儿做不了主，得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

“我理解，我理解。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不过，我希望你早点决断，想去的人很多，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许副校长微笑着道。

出了许副校长的办公室，走在高高的楼梯上，管鹏云觉得晕乎乎的，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下到操场上，管鹏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块厚厚的云遮住了明媚的阳光。四周阴阴郁郁的，远处的高楼房舍以及对面那长长的跑道、高高的篮球架都蒙上了一层灰黑色。忽然，一阵寒风刮了过来，裹挟了一些落叶和灰尘，狠狠地打在脸上。管鹏云本能地打了一个寒噤，紧了紧衣领，脚下加快了步伐。尽管还只是初冬，但因为昨晚一场不期而至的寒潮，气温骤降了十多度，令许多人特别是一些爱美的女士猝不及防。

公交车上的车载移动电视正滚动播放防冻保暖的小秘方。管鹏云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主持人那张俊俏的脸上，她殷红的嘴唇有节奏地一开一合，像极了想象中的太阳黑洞。这是一辆开往甬师大的车，管鹏云坐在座椅上，细细地咀嚼着许副校长的话，我是不是要掉进黑洞了？这是不是一个玫瑰陷阱呢？管鹏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隐隐有一些忐忑不安。

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少了许多末日的喧嚣和狂躁，寝室里已人去床空，冷冷清清，只有自己一人还在坚守。那些家在外地的室友们，找到工作的上班去了；没找到工作的，也四处奔波找工作去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管鹏云再一次感到安身立命的艰难。管鹏云往“来一桶”方便面里倒了一些开水，就默默地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真是快啊。还没怎么开始呢，怎么就结束了？管鹏云觉得，要是有大五大六该多好啊。但不管他情愿不情愿，四年的大学生活确实到头了。潇洒快乐的好日子到头哩，他似乎有点恋恋不舍。

寂寥空间带来的孤独和落寞一下子侵袭了他的全身。唉，原以为已经把自己“推销出”去了，没想到还附带一个这么苛刻的条件。说实话，管鹏云不是不想去，他觉得支教这样一项神圣的事业应该是完全自愿的，而不是变相的交易。就像学雷锋做好事一样，如果背负上了功利的目的和被迫的压力，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个味儿。这段日子，网上经常披露一些“被”字头行业潜规则，比方说“被